这个故事由全世界人民都喜闻乐见的双滑梗开始。

在一个幻想的世界里，国际滑联要为性别平权做些努力，他们决定组织一次由同性双人组合参加的比赛，比赛带来的收入将被用于慈善捐款。（说实话，我没搞懂这句话的逻辑）

每个被邀请的国家需要派出两位男选手，以双滑组合形式参赛。

（为了使这次比赛成功而使用的）妙招：获胜的国家将获得巨大的的奖励（不外乎很多很多钱，增加参赛名额什么的）。这是所有参赛国都无法拒绝的诱惑，所以他们必须派出自己最好的选手。（这里忍不住吐槽，最好的两个不一定是最好的一对，没错我说的不是500而是雷花>\_<）

所以我们都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了。

美国选择让伊万（雷鸟）和约翰尼（囧花）配合出赛，这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毫无疑问，最大的炸弹是俄罗斯扔出来的。

阿列克谢亚古丁和叶甫根尼普鲁申科。（毫无意外且全世界都在期待好吗？）

Part 1

这应该是一句英文谚语，普鲁申科想，*I would not trust him as far as I could throw him*. (我永远也不会相信他，我查了一下出处，似乎来源是一个成年人不可能把另一个扔出很远距离？觉得这里还是不翻译了，就是英文的双关语)。

如果他不是清楚感到自己一侧身体瘀伤的疼痛，这句双关本来可以让他笑出来的。让他笑不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阿列克谢，那个毫发无伤的阿列克谢。把叶甫根尼扔到冰上似乎能给他愉悦感，而他正尽力让这期待中的愉悦感不要表现的太明显。

叶甫根尼已经摔到冰上很多次了，这让他身心都很受伤。阿列克谢能够抛出他，可是抛的并不好，叶甫根尼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平安落地，注意，是大多数情况下。他觉得自己已经做的非常好了，所以那些摔倒都是阿列克谢的错，对叶甫根尼来说，摔倒这么多次，这是很多年都没发生的情况了。

但是他并不去怀疑这是他和阿列克谢合作的唯一办法，如果冰协坚持要他们配对参加这个比赛的话。是的，阿列克谢比他矮，可是叶甫根尼无法举起他，最后阿列克谢承认，叶甫根尼实在比他瘦太多——于是这就是结果。

“再来一次！”米申在场边吼道，叶甫根尼故意无视了阿列克谢伸过来的手，自己从冰场上爬了起来。

“你看这些！”叶甫根尼断然拉下了自己的腰带，让阿列克谢看到那些遍布他臀部的青紫瘀伤：“你真应该放弃成为一个双人滑选手的想法，阿列克谢，我想你会杀了你的合作者。”

“成为双人滑选手，我负责抛的也应该是一个女人。”阿列克谢冷静的指出，这实在是个公正的论点。

如果阿列克谢没有整个早上都在拿“阿西西娅”的服装开玩笑的话，这个论点或许会更公平一点，那条小红裙真像是对今天这个局面的某种预示。

“那么，”叶甫根尼说，“我想你会杀了我。”

然后叶甫根尼不禁又想到，杀了他很可能是阿列克谢另一个长久以来的人生愿望，这个混蛋多么幸运，立刻就能同时实现他的两个愿望。（两个愿望？另一个是获得奥运金牌吗？）

“热尼亚，”阿列克谢试图说什么，但叶甫根尼已经拉上了自己的夹克，咔嚓咔嚓的走回冰场。

当他的落冰终于渐渐趋于稳定时，叶甫根尼不得不在心里承认，这使得跳跃的感觉非常不错。或者说，当他们(共同)使落冰变得稳定之后，他还是很难接受自己的成功里有另一个人的贡献，尤其当那个人是阿列克谢的时候。

说起四周跳，叶甫根尼当然是此中好手，他的跳跃很高，旋转轻盈而快速。而当被阿列克谢抛出时，他飞的更高而旋转变得更快，一切看起来如此轻松和不可思议。但这让落冰变的更加难以控制，虽然叶甫根尼非常清楚他应该用单脚落冰，但很多时候空中的感觉迫使他不得不同时用上两只脚。

阿列克谢，不考虑他所有的缺点，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训练同伴。对于他们不得不一再重复的抛跳练习从未怨言。在他们开始的第一周他无休止的开玩笑，但之后他停止了这种行为，在叶甫根尼第一次在训练场上冲他喊叫以后。同样，他看起来一直都很开心，叶甫根尼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对这种开心如此不满。

晚上回到自己房间，叶甫根尼在上床前喝了两杯伏特加。他并没有放弃，但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怒意，对阿列克谢，对那些非要选择他们俩而不是别人参赛的冰协官员，对组织如此愚蠢比赛的国际滑联。他们开出的奖励没有一个国家的冰协能抗拒的了，金牌将伴随着丰厚的奖金和下届奥运会的增加名额，而银铜牌也有现金奖励。

叶甫根尼当然想要金牌，他总是想要夺得新的金牌，这正是他不断前进的动力。他赢下金牌，然后忘记它，去寻找下一块。在赛场上他总是拼尽全力，就像他从未赢过比赛一样，就像，嗯，如果他不击败阿列克谢，他的家人就会继续在贫穷的痛苦里挣扎。

而如果他赢下这次的金牌，他将与那个抢走了他的奥运梦想的人分享这胜利。他正在赌上自己的花滑生涯去参加这有些荒谬的比赛，冒着受伤和精疲力竭的风险，为了下一届奥运会。这次冰上竞争并非完全为了他自己，更是为了他们的国家。

为了能睡着，他把自己从床上拖起来，又喝了一杯伏特加。

第二天早晨，迎接他的是阿列克谢充满暖意的笑容，笑纹蜷曲在他的眼角，似乎并没有受到前一天的影响。而叶甫根尼知道自己的笑容也许假的可怕，但他还是努力去回以笑容了，也许阿列克谢会腹诽，但他并不能为此抱怨。

说句实话，抛跳或许比他们要练的其他技术动作还容易一些——比如说托举。叶甫根尼或许是比阿列克谢瘦很多，可他的体重比那些阿列克谢可以轻松抛掷托举的女孩子还是有很大距离。所以，当阿列克谢从前侧托举时，叶甫根尼艰难地用撑在对方肩上的双手保持着平衡，这很危险，他们任何一个人瞬间的失误都会导致两个人一起摔倒，而叶甫根尼，很可能会不小心用他的冰刀把对方阉了（好吧这也许是叶甫根尼最近灰暗心情的唯一亮点，阿列克谢不会冒着这种危险故意把他摔下来的。）至于高过阿列克谢头部的完全托举已经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他们必须在其他技术动作上有更出色的表现，好吧。

单跳和旋转并不难，而且阿列克谢似乎比叶甫根尼更擅长于调整和对方的同步性，这确实很有益处，但（对叶甫根尼来说）依然很讨厌。

有些简单的动作，比如牵手，比如阿列克谢搂着他的腰一起滑出大的弧形步，比如配合他们的步伐，像一个整体那样移动——但叶甫根尼讨厌这些动作甚于困难的抛跳和托举，不为别的，只因为阿列克谢看起来完全不在意（这些亲密的接触）。

“看看他们。”阿列克谢懒散地靠在冰场的围壁上，一只手托着自己的下巴。

叶甫根尼顺着他的视线望去，那是他们的教练，他们都坚持要参加这次男子双人滑的训练，和那些真正的双人滑教练待在一起。米申和塔拉索娃坐的很近，却又竭尽全力避免和对方的视线接触。

“他们俩的相处看起来比我们俩还要难。”阿列克谢说。

他在微笑，叶甫根尼不能判断他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和我一起工作很难吗？”他最后谨慎的问。

阿列克谢看了他好一会儿，叶甫根尼盯着冰场的另一边不去看他，但他的余光还是能看见阿列克谢正注视着他。他预想中的答案是肯定的，当然。

但阿列克谢最后说：“不，并没有我之前预想的那么难。”叶甫根尼听到了他的轻笑声，这让他不自禁的握紧了拳头。而阿列克谢并没有反问他。

那一天接下来的训练带给叶甫根尼不错的心情，可之后他就忍不住要责怪这种好心情。一切都完成的不错，他们大部分时间在练习螺旋线，尽管他们的螺旋线还不够稳定。叶甫根尼不知道这对自己有否帮助，毕竟，阿列克谢搂在他腰上的手还是会令他浑身起鸡皮疙瘩，上帝啊，在阿列克谢几乎压在身上的情况下，他无法想象自己还能完美的滑下去。

但事情还是自然的发生了，训练结束后，阿列克谢倾身过来问他要不要吃晚饭时他给出了回答，然后为了这个回答，叶甫根尼诅咒那些把他搞晕了的螺旋线。

“当然。”叶甫根尼正在脱下冰鞋，他下意识的回答。事实上他在困惑，阿列克谢是什么意思？他当然要去吃晚饭，可是他并没考虑要和阿列克谢一起吃饭。

“好极了，”阿列克谢说，拍拍他的肩膀：“别担心，我请客。”

叶甫根尼石化了，任阿列克谢的手滑下他的胳膊。阿列克谢已经换好了衣服，走向了门口，但是他每一个动作都表示他在等待，而这等待让叶甫根尼浑身戒备。

阿列克谢回头瞟了他一眼，注意到他手里没解完的鞋带，了然的笑了一下：“给你十五分钟，不然我就一个人走了，热尼亚，你喜欢披萨，对吗？”

仿佛并不想听到回答，他几步走了出去，门在他背后关上。

叶甫根尼心烦意乱的拉下冰鞋，在换下训练服的时候，他几乎每几秒钟就要看一下那扇闭合的门。

他当然不会去，他能容忍阿列克谢的前提是他们不需要经常的面对面，交谈。要他和阿列克谢在一张桌子上呆整晚他会很想骂人的，尤其在阿列克谢开口的情况下。

他考虑了一下从冰场的后门溜走，避开阿列克谢。但最后他只是等着这十五分钟过去，在过了将近十分钟时，他拿起自己的衣服，退回到长凳那里开始收拾东西，一边死盯着墙上的钟。当他确定已经至少二十分钟以后，他把收拾好的包甩到肩上，出了前门。

好吧，要么是他运气太差，要么是阿列克谢的计时能力有问题，要么两者皆有。

无论怎样，阿列克谢还在等他，甚至都没有看一眼手表，他的车钥匙在手上转着圈圈。他靠在一根柱子上，带着惯常的微笑，姿势仿佛随时都可以拍出一张硬照。当叶甫根尼进入他视野的时候他扬起了眉毛：“终于（出来了）。”

这是留给叶甫根尼备用计划的最后时刻，叶甫根尼应该立刻告诉他他不想一起去吃晚饭，他甚至不能忍受和他的见面。他现在只想回到自己的房间独自用餐（或者什么都不吃）。

不幸的是，在同一时刻，阿列克谢转身背对他开始朝自己的汽车走去。叶甫根尼在他背后皱眉，感觉自己被强迫着跟上他的步伐。